

只讲临摹、拒绝创作  
这样的当代书法走不远

► 6版·文艺百家

数字化应成  
延展博物馆力量的重要支撑

► 6版·文艺百家

《欢迎光临》：  
走在钢丝上的艺术冒险

► 7版·影视

# 从小处着眼阐述何为警察荣誉

——评电视剧《警察荣誉》

陈熙涵



▲《警察荣誉》中,李大为阳光,没有心机,又有着自己的小聪明。张若昀把话唠元气新人李大为给演活了

在《重生之门》《暗夜行者》等犯罪悬疑片扎堆之时,王景春、张若昀等主演的电视剧《警察荣誉》以四两拨千斤的黑马之势杀出重围,收视率始终名列前茅。该剧在情节不以大案、要案为主要构成的预设下,以精彩纷呈的群戏构筑基层民警的人物群像,探讨何为“警察荣誉”。

区别于常规刑侦剧惊心动魄的警匪交锋,《警察荣誉》处处着眼于“小”。从小处着手,从年轻警察的角度来讲述八里河派出所片警工作的方方面面,从百姓生活中的一些矛盾纠纷的处理来展现基层民警的生活。心思缜密的刑警和冷血杀手间在智力与体力上的紧张对决,在“八里河”是看不到的。编剧对基层生活的细致观察,写出了最有血肉的人物群像。不仅如此,基层民警开口“讲人话”,少大话、空话,让人听着分外顺耳,也体现了这类剧集在创作观念上——平凡人物即英雄人物的重大突破。

演技在线  
完成品质拼图

在剧中,扮演警界新人的张若昀、白鹿、徐开骋、曹璐等青年演员拿出了上乘的状态,王景春、宁理、赵阳等资深演员则拼出了最精彩的人物群戏,不仅在剧中为徒弟们保驾护航,更用演技完成了最后一块品质拼图。

尤其是王景春,把一个基层派出所所长演活了。他的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一句话,一个动作,哪怕一根皱纹都是戏。对群众,他敬;对下属,他亲;对新来的好苗子,他护。在工作中,他是面带憨厚、笑容可掬的老所长;在生活中,他又如一个慈爱又不失严厉的老父亲。王景春把一个从警三十多年、深谙人情世故又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的所长演得活灵活现。作为串联起剧中所有人物的关键人物——八里河派出所所长,他看似一个甩手掌柜式的领导,其实心里装的事儿比谁都多;他清楚每一位手下的长处与短处,所以能在说说笑笑间,就把事儿给办了。此前,王景春演过不少警察形象,如《隐秘的角落》里的陈警官,《对决》

里的文陆阳,更是凭借《警察日记》中的警察角色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他演的警察可谓是千人千面、无一雷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对“生活流”式的表演炉火纯青的掌控力。

而一贯饰演大反派的演员宁理,此次演起正面形象依然出彩。从最开始为人警第一天误抓人贩的未来徒弟收拾烂摊子,到“被迫”接受李大为这个徒弟,日日朝他泼冷水,再到听闻李大为要被除名心急火燎地找所长、教导员求情,宁理把一个处事沉稳、为人谨慎、思虑周全并自带故事的基层老民警演出了花。目前看来,宁理饰演的陈新城,与张若昀饰演的李大为之间的师徒关系,是几组人物中最有戏剧性也是最好看的一对。这俩人搭一块,就像一对“冤家”;一个嘴碎,一个口是心非。观众基本上可以预见,李大为的成长会在陈新城的引导下,去除浮躁变得成熟;而陈新城封闭的内心,也会因李大为而渐渐打开。无论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宁理就是有本事把“有故事的男同学”演绎得丝丝入

扣,塑造“反派”如《无证之罪》里那个反向抽烟、杀人眨眼的“李丰田”;《扫黑风暴》中的“马帅”,虽出场时间不长,但面无表情在警察面前掰断了自己的小拇指,冒着冷汗笑得让人不寒而栗。而这次饰演陈新城,是宁理对之前戏路的一次突破,一出场就自带一种喜悦。为了突出颈椎病的不适感,他转头都要把整个上半身一块带过去,这种小动作被他拿捏得非常到位。

有一说一,这里还必须提到李大为的饰演者张若昀。这几年,张若昀的势头有点猛,从《庆余年》到《雪中悍刀行》,他似乎一直用实力证明,自己可能是三十出头那批男演员中走得最远的一位。《警察荣誉》中,张若昀把话唠元气新人李大为给演活了。剧中的李大为阳光,没有心机,又有着自己的小聪明。这样的一个人设,是完全符合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城市孩子的特征的,而张若昀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曹建军与杨树的师徒关系,也是剧中颇有看头的。曹建军遇事勇猛果敢,

但却是个“不担事”的师傅,不仅好大喜功,还习惯性地把责任推给徒弟,这种小心思也让观众看出了这一人物的性格短板。扮演曹建军的演员赵阳不久前刚在电视剧《对决》中精准地塑造了一个雅痞反派人物:“木匠”陈锦波。此前,他还曾成功塑造了《大江大河》中的虞山卿。在《沉默的真相》中,赵阳演的也是一位警察“平康白雪”——一个极富正义感且重情重义的刑警,虽然脾气火爆,但内心却信仰公平与正义。他的粗中有细和正直热血,与《警察荣誉》中懂得权衡利弊、经营自己的民警曹建军迥然有异。赵阳在不同人物形象间游刃有余的表演,体现出非一般的实力。

群戏出挑  
撬动收视的支点

《警察荣誉》的调性虽是轻喜剧,但

在生活化的叙事当中,求取对警察日常工作的赞扬,则是创作的初衷。因此,我们看到了电视剧用最为平常的派出所故事,来实现对于基层警察的歌颂。而这种歌颂,又被融入到具体的生活化叙事当中,编剧的创作智慧正在于此。

其实,生活化叙事的剧作,重点就在于角色塑造。只要角色塑造成功了,观众就愿意跟着走。《警察荣誉》开头用一个长镜头和王景春一个人长达十分钟的一场戏,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从所长王守一与顶头上司的那通电话里,我们可以捕捉到即将前来基层报到的四位新人的基本情况与特征。由此,不仅一个老练、圆滑的派出所所长的形象立了起来,观众也对四位新人有了初步的印象,完成了一次别致的群像速写。这种快节奏与塑造人物群像的能力,是我们很多年轻编剧所不具备的。正是开头的这出好戏,让人捕捉到了一出好剧的信号。

不可否认的是,《警察荣誉》受到不少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喜爱,是因为它在类型剧的基础上,在传统硬桥硬马的警察故事基础上,开辟了一条生活化的创新之路。

把该剧与最近热播的警察剧比较一下就能发现,同为描绘这一特定的行业,该剧所涉的大多数案例怎么看都不算大事。整体来讲,求刺激,求看点,求冲突的密集性,一向不是赵冬苓编剧团队所钟情的,而追求生活化和生活的自然化表达,则一直是赵冬苓所擅长的。这位女编剧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她的这种擅长。

过去,观众提到警察剧,想到的不外乎侦破、缉逃、追捕等令人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的词,但《警察荣誉》则把群戏作为撬动收视的支点。该剧开播以来,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名场面几乎都来自于群戏。比如前几集最欢乐的“鸡猫之战”;李家村和刘家村的问题,由来已久。自从搬到城里,被分到同一个小区,村民间的矛盾更是激化了。一次,小区里猫偷吃鸡,一下成为引爆两个小区的导火线。八里河派出所接警后,深知两个村的问题不好解决。但所长王守一说了,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效劝架才是硬道理。既然鸡被偷了,

那就赔偿;丢了一只鸡,赔给你四只,还有公还有母,是不是赚了?当观众看到坐着轮椅拉开架势要大闹的老婆子,看到白送的三只鸡从轮椅上“弹”起时,弹幕里的评论是齐刷刷地“笑不活了”“医学奇迹了”。事实证明,只有真正把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內容,展现得足够真实、足够接地气的电视剧才能深得人心,《人世间》《山海情》的爆热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剧中还有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场面,来自于新人人职的欢迎仪式。局长正话反说表扬八里河派出所群众满意度“居高不下”,虽然全市才163个派出所,“八里河”排在第144位,有自知之明的所长听出局长是在挖苦自己,一脸的挂相,而不知情的“愣头青”李大为,没听出局长说话的艺术,还在那儿可劲儿鼓掌……

群戏不易写,因此也最能体现编剧水平。《警察荣誉》里人物众多,个个鲜明立体,有观众甚至拿它与当年的《编辑部的故事》作比较,一来都有轻快的调性,二来在人物群戏方面都极具特色。《警察荣誉》中的四个年轻人:李大为聪明,却因嘴碎而被嫌弃;杨树学历高,却被大家视作“书呆子”;夏浩是烈士遗孤,生性好强的同时又囿于母亲的过多干涉;出身贫寒毫无背景的赵继伟吃苦耐劳,始终因得不到立功的机会而陷入苦恼。这四个人里,最刺儿头也最讨喜的莫过于当初被所长嫌弃的“搭头”李大为。这个人物是愣头青与“大冤种”的结合,上班第一天就自以为在公交车上抓到了一个人贩子,实际却是抓错了人,被所长训斥一通。然而,生活就是无心插柳成荫,李大为却是四人中最适合做民警的那一个。此人性格中有极致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但在基层警察工作中,他又是最懂变通,最善于学习与总结的,英雄主义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正是人物得以不断成长的土壤。

在警察剧繁荣的当下,观众一定会在审美疲劳里期待一些不一样的类型剧。《警察荣誉》以喜剧的方式,打破了普罗大众心目中关于警察的刻板印象,既有风趣幽默的妙趣,又有人道主义的关怀。更重要的是,它以生活化风格破题,编出了新意,编出了精彩。

文艺辣评

# 一场置换了身份的游戏

——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

黄钟军

诞生于疫情初期的《乘风破浪的姐姐》,自2020年推出第一季后,逐渐成为国内现象级综艺:微博话题阅读量过百亿;豆瓣有超过16万人次点评;宁静、张雨绮、万茜、黄龄、王霏霏等女艺人一夜之间爆红,成为独立女性的代表;同时,其不仅连续三年推出三季节目,去年还打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并催生了其他台如《追光吧!哥哥》等同款节目。但整体来看,这档至今播出三季且承载着观众万般期待的节目,并没有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爆款,第二季评分只有5.1分,第三季更名为《乘风破浪》,三集之后分数为6.5分。

尽管第三季第一集凭借“王心凌女孩”话题带动节目热度,但第二集后话题度断崖式减弱,第三集一公表演结束,“一公难看”“浪1YYDS”登上了热搜榜首。为什么一档曾经搅动各大社交平台、被视为是内娱成功的产品创意节目,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会收获如此不堪的口碑,它是否还能像《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奔跑吧兄弟》等节目一样,成为制作超过五季以上的综N代?

作为一档系列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最大的问题在于节目定位的模糊性:它到底是一档选秀节目,还是一档明星真人秀?众所周知,该节目灵感来自于其于国内红火的偶像选秀团综,将30位不同年龄段的女星集结在一起,以唱跳作为主要表演形式,经过几轮淘汰赛后,选出几位姐姐成团出道。这是该节目内容的基本架构。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发现,节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悖论:姐姐们已经成名,她们在各自领域已取得卓越成就,无需再通过这个

节目成团出道;且横跨歌唱、表演、主持、体育等行业的姐姐们也不可能如火箭少女们一般捆绑在一起成团出道,她们分属于不同的经纪公司,各自有着忙碌的演艺工作乃至比赛活动,因此“成团出道”这个原本属于该节目最核心的环节,却成为了最重要又最不重要的事儿,无论对于参与其中的女星,还是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

事实上,这种节目模式只适合于“素人”选秀。选手们参与节目,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奋力拼搏,以期争取到好成绩;从而获得进入演艺圈的入场券。对观众而言,从第一期看到最后一期,看着这些“素人”选手们,从普通的陌生人到逐渐绽放光芒,最终到底是谁获得冠军?或者是哪几个人获得成团出道的机会?整体犹如观看一出悬念迭出的连续剧,只有到了最后一集,才知道结果是什么。这是此类节目的叙事线,即将悬念从第一期保持到最后一期。《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明日之子》等皆属于此类节目,李宇春、谭维维、周深、毛不易、火箭少女等,他们从无数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完成了一场从“素人”到明星的蜕变,也构成了电视节目最具戏剧性的叙事。

但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当节目的故事主体(参与者)从“素人”变成明星后,节目的叙事动力(悬念)和戏剧命运不复存在,节目也就失去了层层递进的可看性。加上网上早就流出来的淘汰名单,更是让选秀节目的悬念感化解为无。这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高开低走的原因。观众的兴趣和话题热度永远只停留在第一集,大家只好好奇新一季的节目都会有谁来参加,没有人会

关心谁最后成团,也不知道她们成团之后要干什么。第一季节目结束后,主办方还搞了一个音乐旅行真人秀《姐姐的爱乐之团》,作为姐姐们成团后的作品,结果节目无聊至极,只能草草结束,于是第二季节目结束后,索性连后续作品都没有。所以,当观众发现一个号称以“成团出道”为目标的选秀节目,最后“成团出道”只是一个幌子的时候,对节目也就慢慢失去了兴趣。

学者尹鸿在《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一书中,把真人秀分为生存挑战型、情境体验型、表演选秀型、身份置换型、游戏比赛型等八种类型。从已播出的三季节目来看,《乘风破浪的姐姐》不是表演选秀型,更像是一档身份置换加游戏比赛的明星真人秀。明星真人秀是目前国内电视综艺的最大宗类型,其节目模式就是让什么样的明星(主体)在什么样的地方(情境)干什么样的事儿(任务)。这些年,我们看到明星们在不同节目里开餐厅、开客栈、去国外旅行、去丛林冒险……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活儿,真人秀节目都已经让明星干过了。

而《乘风破浪的姐姐》对于真人秀节目来说,它最大的突破是将明星真人秀的主体细化为女明星,又将明星真人秀的任务创新出“成团出道”。于是,我们看到节目组给女星们分配不同的歌曲,让她们训练,然后在被打造成“船形”的舞台上表演——“乘风破浪”。因此,该节目的内容就由训练的纪实秀和舞台公演两部分组成,叙事的主题是淘汰和选拔。然而三季节目下来,我们看到节目纪实秀的部分过于同质化,基本上都是记录姐姐们训练的不易,显得单调无趣;而作为节目核心内容的舞台公

演部分,又很难给观众带来惊艳之感。作为一档真人秀节目,“秀”的部分如果不能令观众满意,那是致命的。姐姐们都很有努力,但努力不等于专业。论专业度,《我是歌手》里歌手互拼歌艺、《舞蹈风暴》里舞者竞演舞技,都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又一场令人难忘的表演。但在“乘风破浪”的舞台上,因为专业的差异问题,这些来自不同行业的女明星们(歌手、舞者、演员、主持人、运动员等)被召集到一起,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奉献一场唱跳俱佳的舞台秀,实在有点强人所难。这也是为什么本季“一公演”会被观众吐槽的原因。于文文组的张钰和王紫璇从未接触过键盘和贝斯,还是在节目中完成了表演,勇气可嘉,但效果可想而知。

当然,《乘风破浪的姐姐》标榜的就是这种敢于突破的勇气,用30岁为界标,希望展现出年龄焦虑、性别秩序、女性意识等严肃话题。但是今日看来,这不过是节目组较劲之处,利用女性的各种焦虑来吸引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注意力,从而以追求收视率和网络点击量,吃到“她综艺”的红利。当该节目的原班人马在去年又推出《披荆斩棘的哥哥》时,其之前建构的所谓女性叙事也就瞬间被解构掉。不知道到了第三季,节目改名为《乘风破浪》,删去“姐姐”二字,是否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抛开社会议题的部分,只从节目本身来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并不是一档成功的真人秀节目:它声称让女明星成团出道,却又不可能完成该任务,失去了“真”;女明星们不是“素人”,她们无需再出道,“人”的部分也立不住;而唯一剩下的“秀”的部分,又因为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第一集播出后,“王心凌女孩”话题带动节目热度,但第二集后话题度断崖式减弱。它是否能成为制作超过五季以上的综N代?

同质化和欠缺专业度,很难留住口味愈发挑剔的观众。这些卓有名气的女明星,恰如《变形记》中身份互换的少年一般,被置换成普通的“素人”,来参加一档名为“女团选秀”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她们拿着不同的人设牌,粉墨登台、互相竞争,只为争夺最后出道的机会。在此过程中,有人早早地被淘汰,

有人经过“厮杀”留到了最后。而电视机和网络前的观众是真正的“幕后大佬”,他们手中的遥控器和鼠标,决定了选手乃至节目真正的兴衰与去留。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教授)